

引言

現代世界中，性無處不在。我們周圍各種聲音此起彼伏：性愛專欄、社會名流、知心大姐、談話秀節目、電視佈道家、心理治療師、各種男性和女性雜誌以及自助類的書籍，都紛紛告訴我們應當怎樣履行性這一親密關係。還有人利用與性有關的意象，向我們推銷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商品，如汽車和衣服，或者推銷性本身；同時，只需鼠標輕輕一點，就可以從互聯網上找到各種性工具、色情製品和潛在的性伴侶——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現代世界中，到處都有人給自己貼上身份標籤：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異性戀者、雙性戀者、雙性戀好奇者¹、裸露癖者、性服從者、女性施虐狂者、搖擺者(交換性伴侶的人)、轉向者(從同性戀變為異性戀或由異性戀變為同性戀的人)、交易者(和異性戀男人發生性關係的同性戀男人)、童貞再生者(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童貞但又發誓在婚前戒絕一切性行為的人)、戀殘障癖者(受到截肢者性吸引的人)、嗜獸裝癖者(也叫嗜毛皮癖者，指那些

1 指那些對雙性戀很有興趣或懷疑自己是雙性戀者，但還並未宣佈自己是雙性戀者的人。——本書注釋均由譯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說明。

喜歡穿獸皮衣服並從中獲得性快感的人)或餵養癖者(過度餵養自己肥胖的性伴侶的人)。這裏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即我們想利用這些分類來弄清我們自己是誰：我們對自己的定位，部分是通過我們對自己性²特點的定義來實現的。我們又是怎樣認識到性對我們的身份的重要性的？我們在本書中將會看到，將「性」理解為人們體驗自己的身體、快樂和慾望的方式，並將其和性身份聯繫起來，這是近代以來才有的現象，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歐洲才開始出現。這並不是說人們在近代之前就沒有性方面的活動，而是說過去人們理解自己性經驗的方式和現代社會理解性的方式截然不同。

性是一個文化客體。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不同，不能單單被認為是生物因素上的區別，而是要更多地借助「性別」的概念來理解，而性別這一概念又蘊含了各種不同的社會賦予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社會含義。同樣，性也不是一種純自然的、生物的、無差別的經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時代對於性經驗的理解千差萬別。性的概念由社會和政治力量所塑造，又與圍繞階級、種族，特別是性別的權力關係緊密相連。實際上，本書就是要闡明：性(sex)、性別

2 本書將sexuality一詞在本書中被譯為「性」，指人類對性能量的擁有狀態，或對性進行感受的能力。現多用這一概念來代替傳統的「性」(sex)概念。

(gender)和性(sexuality)是密不可分的。對於性的文化理解，是基於不同時期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標準範式，即男人和女人「得體」的行為方式而形成的。

在這一基礎之上，本書將探尋現代社會性問題的社會和政治意義，以及圍繞性問題的種種鬥爭。本書主要的研究範圍是西方，當然也不僅限於西方。研究的主要着眼點，不是人們具體的性行為，而是將性作為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第一章分析了歷史上的人們對於性的看法，集中闡述了古代社會和基督教對於性的觀點。第二章分析了近現代社會關於性模型的理論、論爭和爭議。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圍繞性是社會和政治鬥爭的舞台這一主題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其主要着眼點是「自下而上」的女權主義性批評的挑戰(第三章)、「自上而下」的國家對於性的調節規範(第四章)，以及同性戀政治、宗教激進運動和性的未來(第五章)。

第一章

性之前

雄獅不會愛慕自己的同性，因為它們不懂哲學。

假托琉善(Lucian)¹之名者，約公元4世紀

柏拉圖的《會飲篇》中提到，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講述過一個關於人類起源的寓言故事。據他說來，人類的祖先是一種圓球形的生物體，生殖器長在體表；個個四手四足，雙臉相對。他們有三種不同的性別：一種人有兩個男性生殖器；另一種人有兩個女性生殖器；第三種人則是雌雄同體人，擁有男性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各一個。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生物變得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為了懲罰他們，宙斯將他們一分为二，割成兩半。雖如此，他們卻寧願絕食自戕，也不願放棄自己的另一半，因為「他們做任何事情都不願意分開」。宙斯動了惻隱之心，又想出一個新的辦法，即轉動他們的生殖器官，使他們可以彼此產生性關係。因此，今天的我們都只是半個

1 琉善(約125年–180年)，生於敘利亞的薩莫薩塔，羅馬帝國時代的希臘語諷刺作家。

人，無論男女，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另一半。從雌雄同體的個體中分離出來的男人，在找他另一半的那個女人；而從女性雙體人中分離出來的女人，則是「對男人沒有興趣卻依戀女性」的人；從男性雙體人中分離出來的男人，則更願意追求男性，從小就「喜歡與男性同榻而眠、相互擁抱……因為在他們身上男性的本質最為明顯，並且……他們能從和自己同性的共處中獲得享受」。

阿里斯托芬的這番演說詞後來演變為一個關於性別起源的神話故事。但這個神話背後的寓意何在？表面看來，它似乎在說，一些人只會對同性有興趣。然而，很多古典主義者卻不以為然，他們指出，阿里斯托芬這位喜劇詩人總是有着最為離經叛道、戲謔諷刺以至於荒誕可笑的想法，比如鳥類開議會、婦女參政等等，因而柏拉圖選擇讓他來講述這個故事並不是偶然的。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對絕大多數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的人來說，以發生性關係的對象來對人進行分類，這一想法匪夷所思。古代並不是性自由主義的時代。當時的性道德處於道義與法律規範的嚴格約束之下。但是，對於道德的注重僅限於性行為，而非性慾的對象。古代人並不以生理上的性身份來理解他們自己，但維護社會性別身份對他們來說卻至關重要，這一點我們後面將會討論到。這就與現代社會的人理解性別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區別，現代人理解和判

定自己性別的中心依據是諸如異性戀和同性戀這樣的概念。正是基於這一區別，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保羅·貝內(Paul Veyne)、戴維·哈波林(David Halperin)或約翰·溫克勒(John Winkler)等歷史學家都將古代世界定位為「性之前的世界」。這一時期，性的概念以及它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都與今天的有着本質的不同。

古代世界的性文化也絕不單一，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存在着很大的區別，這本簡介性質的圖書限於篇幅，很難詳述。因此，在本章中，我們主要討論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情況。仔細分析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看待性的方式，會給我們提供有益的背景知識，也可以為現今世界中有關性的關鍵問題提供比照。

古希臘的性文化與其政治和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希臘社會的中堅力量是一小部分男性精英公民。女性公民和兒童在社會中處於從屬地位，沒有任何政治權利；而外來移民和奴隸則連公民身份也不具備。更準確地說，女性公民的地位類似於未成年人，時刻處於男性親屬的法律監護之下。當時的性文化正反映了男性公民的社會權力，其核心是男性的享樂。古希臘人對性的理解是陽具中心主義的，性的唯一定義就是陰莖的侵入。人們認為除此之外的親吻、愛撫和其他形式的身體接觸是示愛的表現，但它們並不屬於性行為。因此，在古希臘人的概念中，性不是一種相互的

關係，不是一種對於親密情感的共同表達，而是一種單方面的行為——對他人的侵入。性伴侶的身體愉悅或者說配合，則被普遍認為是無關緊要的。男性被鼓勵利用陰莖進行侵入式的性交，以獲得征服感，控制處於受支配地位的性伴侶。這樣的性關係體現了社會政治中的權力關係，因為男性在戰場、政治和性的方面，都擁有其作為公民的社會地位。

這一時期的性文化與人們對於性和性別的看法密不可分。當時的醫學認為人體是弱不禁風的，由一團極不穩定的液體所組成，極易因為年齡、飲食和生活方式而失衡。人們認為人的衰老和最後的死亡是因人體變冷和液體蒸發所致。因此，控制飲食，以及其他控制體內液體健康平衡的方法，成為了當時的流行文化。公元2世紀的古羅馬名醫伽林在其撰寫的醫學論文中，認為性別是一種流動的狀態。受他的影響，人們將男性視作熱烈、強壯的一方，而女性則是被動、虛弱、潮濕和陰冷的一方。她們由於月經等生理現象，流失了身體熱量和生命能量，又通過性交奪取男性的熱量和能量。因此，人們將性行為本身定義為和身體獲得熱量有關的一個過程。在審美上，希臘人則更傾向於欣賞陰莖小巧的男性，認為他們具有一項優勢，即在戰爭時面臨相對較小的風險。

正如歷史學家托馬斯·拉克爾(Thomas Laqueur)所指出的那樣，古典的性別模型中蘊含了一種「單一性

別模型」：人們的性別是流動不定的，因此男性如果體內熱量流失，就有女性化的危險；而女性如果身體熱量增加，則會變得具有男性特徵。這樣的思維模式給人們帶來了一種心理感受：性別不是一個穩定的、生物學的特徵，而是一種受到潛在威脅的身份。男性如果與寒冷的女性身體過度性交，由於射精導致體內的液體減少，體內的生命熱量流失，就有女性化的危險。因此，那時的人們認為雖然性對於維繫健康是必要的，但過濫的性交則對男性有危害。相反，女性陰冷潮濕的身體則需要男性的熱量來彌補自身不足的生命力。更加重要的是，女性需要液體的種子來維持她們子宮的穩定性(希波克拉底² 學派Hippocratic School of Medicine認為子宮處在漂移不定的狀態中)，讓子宮不至於因為尋找液體而在女性的體內四處移動，導致女性窒息。

部分古希臘和古羅馬人認為女性天生性慾過於旺盛，這一觀點也體現了上述的醫學觀念。有關提瑞西阿斯(Tiresias)的寓言便反映了這一觀點，這個寓言最著名的版本見於奧維德(Ovid)的《變形記》。奧維德講述了一個名叫提瑞西阿斯的男人的故事，提瑞西阿斯曾被諸神變成女人長達七年。在作為男人和女人分別體驗了性關係之後，他被要求前去裁決宙斯(Zeus)

2 希波克拉底(約前460年-約前370年)，古希臘醫師。他將醫學發展為專業學科，並創立了希波克拉底學派。

和他的妻子赫拉(Hera)之間的爭辯：男人和女人誰的性快感更強？當他宣佈答案是女人時，赫拉出於報復弄瞎了他的眼睛，因為他道破了這一女性的秘密。

當時人們認為女性是比男性低級的生物，認為女性不具有男性那樣的對於性慾的自控力。因此，女性的性被認為是危險的，因為她們對於性的饑渴會榨乾男性，更壞的結果是將他們變為女人。在當時的社會中，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公民地位都極端低下，因此男性渴望通過建立和維護性別分界來穩固自己的男性氣質。男性的性別身份是脆弱的，男性氣質不是建立在男性身體的基礎上(因為人們認為男性的身體是不穩定的，有隨時滑向女性氣質的危險)，而是通過日常生活中體現男性氣質的侵略行為來實現，其中也包括性行為。為了維護男性氣質不被侵犯，男性在性關係中的表現是最關鍵的，他的性慾望則不那麼重要。性能力低下常常被認為是男性氣質的恥辱喪失，也常常被小說和戲劇拿來作為笑料。古典文學中反映男性性悲劇的最著名的篇章中，就有這樣一段：在古羅馬彼得羅紐斯(Petronius)的小說《薩蒂利孔》中，主人公恩科比烏斯想要與美麗的喀耳刻發生性關係，喀耳刻卻告訴他，除非他肯為了自己放棄他16歲的男友吉托才可以，這時災難降臨了：

我三次抽出這懾人的武器，

三次它卻都比茱萸還要綿軟，
在這道可怕的溝壑面前，我退縮不前，失去了男性
的意志，
再也不奢望我曾經所想。

醫書作者普里斯蒂安(Priscianus)曾提到，人們認為色情的意象可以作為治療陽剛之氣不足的良方：「讓病人周圍環繞着美麗的年輕男女；同時讓他看書，這些書要能激發他的性慾，書中要有微妙的愛情故事。」不然，跳舞的女郎或各種刺激性慾的物體也可以起到作用，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³ 在他的《自然史》一書裏就推薦了一份這樣的刺激物的冗長清單。古代世界有關性的意象則更為普遍，幾乎無處不在，尤其是陰莖的符號，它象徵着用來驅除邪惡的男性力量。

考古學上的證據表明，當時的壁畫、牆繪、塗鴉和建築上，常有勃起的陰莖和其他象徵性與繁殖力的符號，這些符號作為裝飾常出現在富有家庭的花園和住宅中，或出現在日用物品如風鈴和陶器上。假陰莖和其他的性工具在古書中也常有提及，在陶器上也有所呈現。有關性的教學手冊也十分流行，還有一些書給予了人們更為寬泛的指導。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

3 蓋烏斯·普林尼·塞孔都斯(23-79年)，世稱老普林尼，以與其養子小普林尼相區別。古羅馬的百科全書作家，以其所著的《自然史》一書著稱。

《愛的藝術》三卷本都是給準備戀愛的人的建議，後來他寫的《愛的醫療》是給因戀愛而心碎的人的一些小忠告。

當時的人們通常認為，男性氣質的表達側重點在於在公開演說和生活的其他各方面體現出進攻性和主導性，這其中也包括了性行為。在性行為中男性氣質等同於積極的、進攻性的性角色。至於性慾望是正常還是反常，則要根據它違反人們通常所接受的性別角色的程度來判定。在古典性文化中，雞姦或手淫之類的性行為並不會給人們帶來道德上的不安。與性規範相關的問題主要集中於陰莖的侵入。這種侵入行為象徵着男性的身份，也象徵着社會地位，但被侵入的對象是女性還是未成年男子，則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誰是這一侵入動作的實施者。侵入者被認為處在主動地位，而被侵入者則被認為處在被動地位。一個生來是自由民的男人，如果渴望被侵入，則是有悖常理、自貶身份的，因為這樣的慾望會讓他的社會地位淪為類似女性或奴隸的角色。「合適的」被侵入對象是女人、未成年男子、外邦人和奴隸，這些人都不具有和雅典的男性公民同樣的政治和公民權利。當時，社會地位就是根據這樣的主動/被動角色來確定的，而不是異性戀/同性戀這樣的分類，後一範疇到很久以後才出現。

因此，規範性行為的準繩，也是構築於公民的政



圖1 龐貝古城出土的帶翅膀的陰莖飾品，可能是家庭裝飾所用，公元1世紀。

治身份之上的。正如古典學者戴維·哈波林所說：「公民身份對於雅典自由民來說，不僅是一個政治和社會概念，而且是一個性和性別化的概念。」古代社會推崇一種「崇尚侵入和主宰的民族精神」，將性秩序和政治與社會秩序混同起來。因此當時的社會並沒有在公共政治領域和私人性行為之間劃清界限。人們常常以不當的性行為作為武器來攻擊自己的政敵。這種公開話語中的性侵犯很常見，而且毫無掩飾，有時還可能帶來嚴重後果，包括導致被攻擊的人喪失公民身份。性行為的等級中，最貶低身份的行為就是被控有為女性口交的行為，緊隨其後的是為男性口交的行為，因為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嘴部被陰莖侵入都是喪失身份的（因此，這一行為最好是由賣淫者或奴隸來完成）。萊斯博斯島上的人因為其墮落不堪的性行為而聲名狼藉，因此古希臘人所使用的動詞「口交」含有「像萊斯博斯人⁴那樣行為」的意思，更具體的就是指「吮吸陰莖」。該詞並不強調施行口交者的性別，只有接受口交的人的性別是確定的。

男性之間的戀情則廣為當時的社會所接受，極其普遍，並廣泛見諸當時的文學、藝術和哲學作品。不過，對於男性之間的性行為，人們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對於到底是愛慕年輕男子還是愛慕女人更為高尚的爭議無處不在。一些人認為愛慕男性比愛慕女性更

4 萊斯博斯人的英文對應詞lesbian一般指女同性戀者。

為高尚，因為去愛一個和自己平等的生物，比去愛一個低等生物要好。《慾望》是一本古希臘的談話錄集，作者已不可考，其中有一段關於愛慕男性和愛慕女性各自有其優點的話，是這樣說的：

婚姻是繁衍後代的需求所催生的藥方，但哲學家的心必須僅由男性之愛來主宰。

該文還繼續論證說，與女性發生性關係是為了滿足繁衍後代的需求，但一旦這種基本需求被滿足，並且社會向一個更高級的階段發展，男性就自然會想追求文化上更為高級的享樂形態，因為這種享樂已經更多地脫離了自然形態：

與女子性交比與未成年男子性交有着更為悠久的歷史，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可以輕視後一種關係。我們要牢記，原初的行為僅僅是出於需求的驅使，而那些因為進步而產生的需求，則更為高級，更值得我們尊敬。

古希臘詩歌中還提倡，最優秀的軍隊需由男性的同性戀人所組成，因為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的戀人，並在他們面前有所表現，會盡最大的力量殺敵，表現得奮不顧身——柏拉圖在《會飲篇》中也提出過這一觀點。